

走翻吧！

韩延
许曦文
★作品★



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华丽包装的谎言或许能带来财富、鲜花和掌声，却不能带来真正的快乐。
懂得了爱与责任，才能与幸福同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花山文艺出版社

走，去那儿！

韩延文
许曦文
★作品★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着瞧! / 韩延, 许曦文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511-0317-6

I. 走… II. ①韩…②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2549号

书 名: 走着瞧!

著 者: 韩 延 许曦文

策 划: 温廷华 张采鑫

责任编辑: 李 爽 李 伟

特约编辑: 甄煜飞 秋 水

责任校对: 梁 瑛

装帧设计: 八牛设计室

美术编辑: 胡彤亮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32/24/28/29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50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0317-6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躊躇满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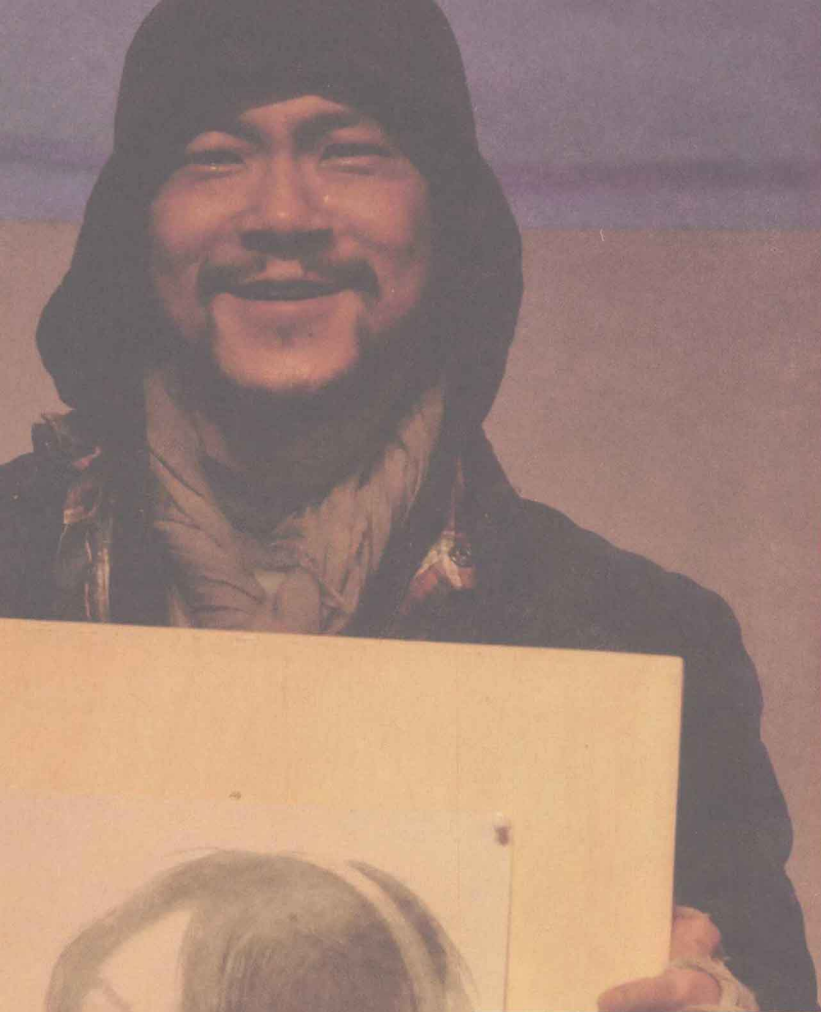


心事

走都瞧!



不忍



爱



还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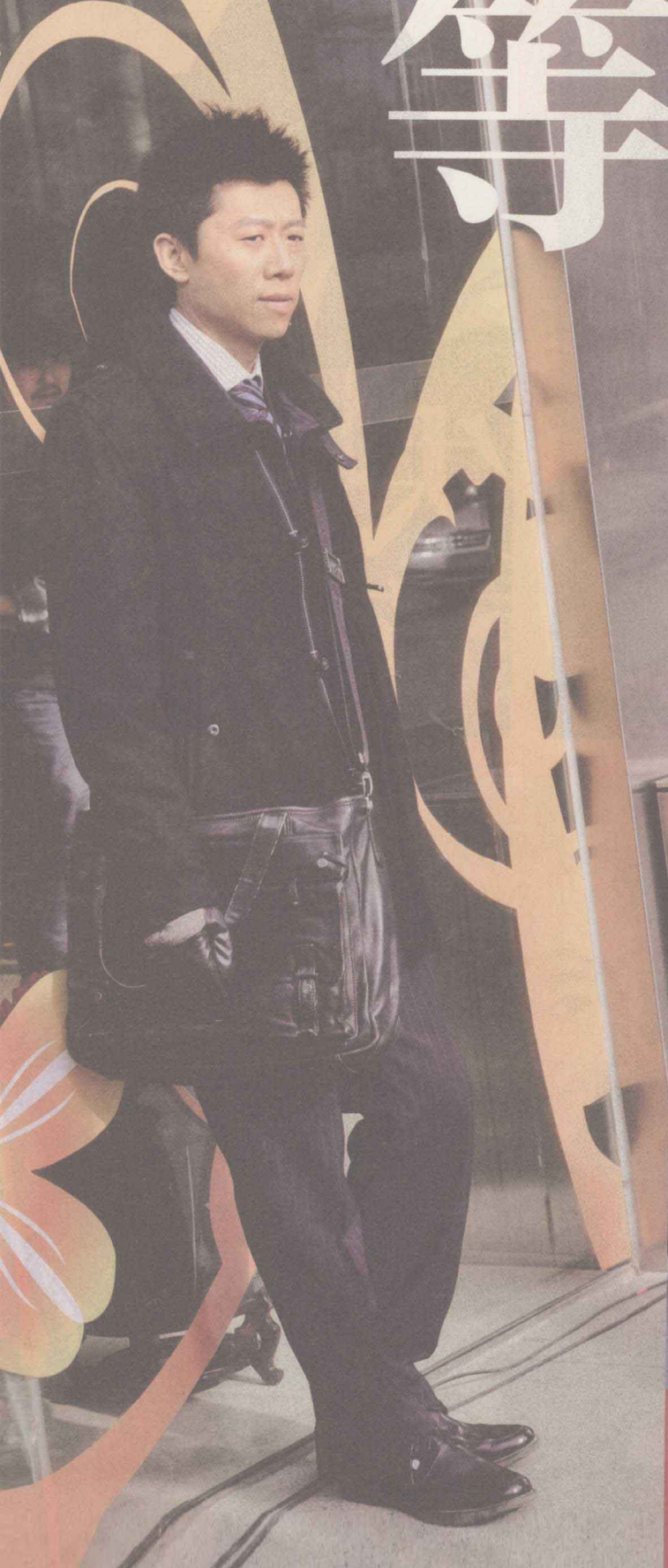
廚師画家



求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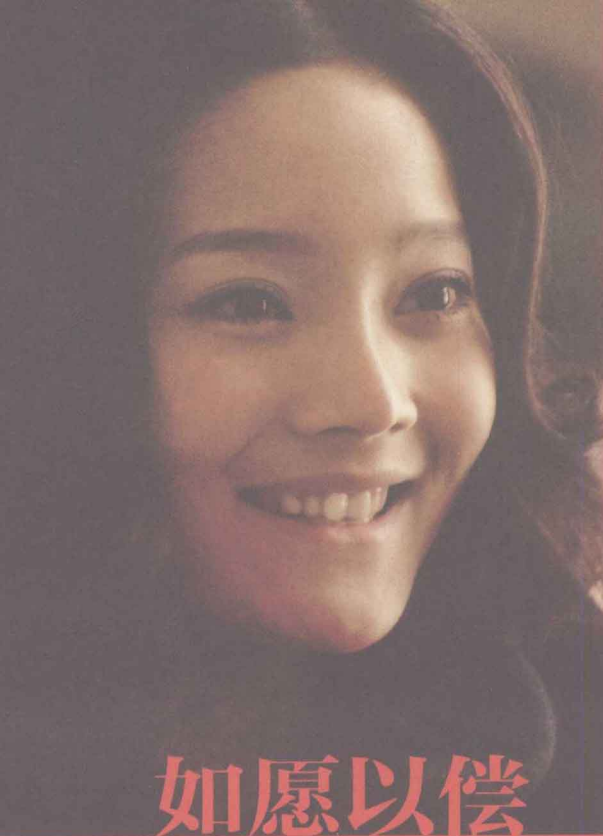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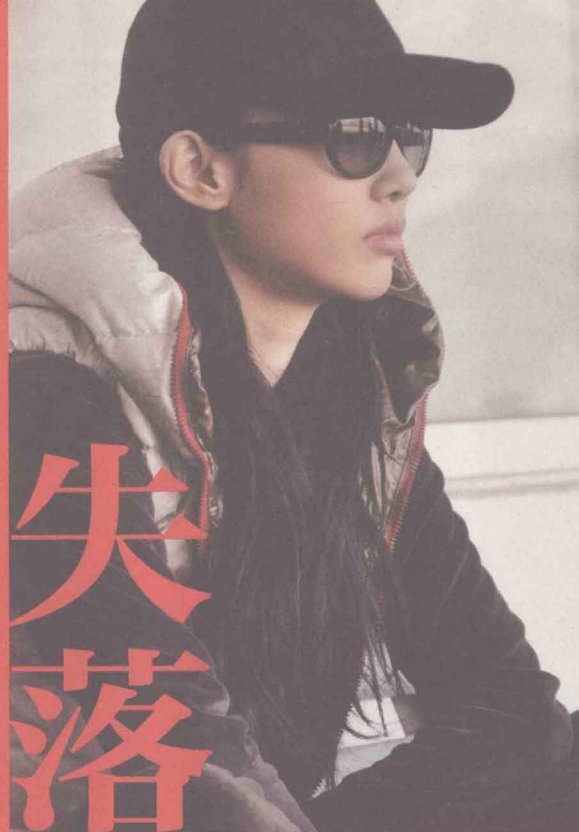
订花



等待



如愿以償



失落



斗

嘴



追
拍

劝
慰



盼

期



联手



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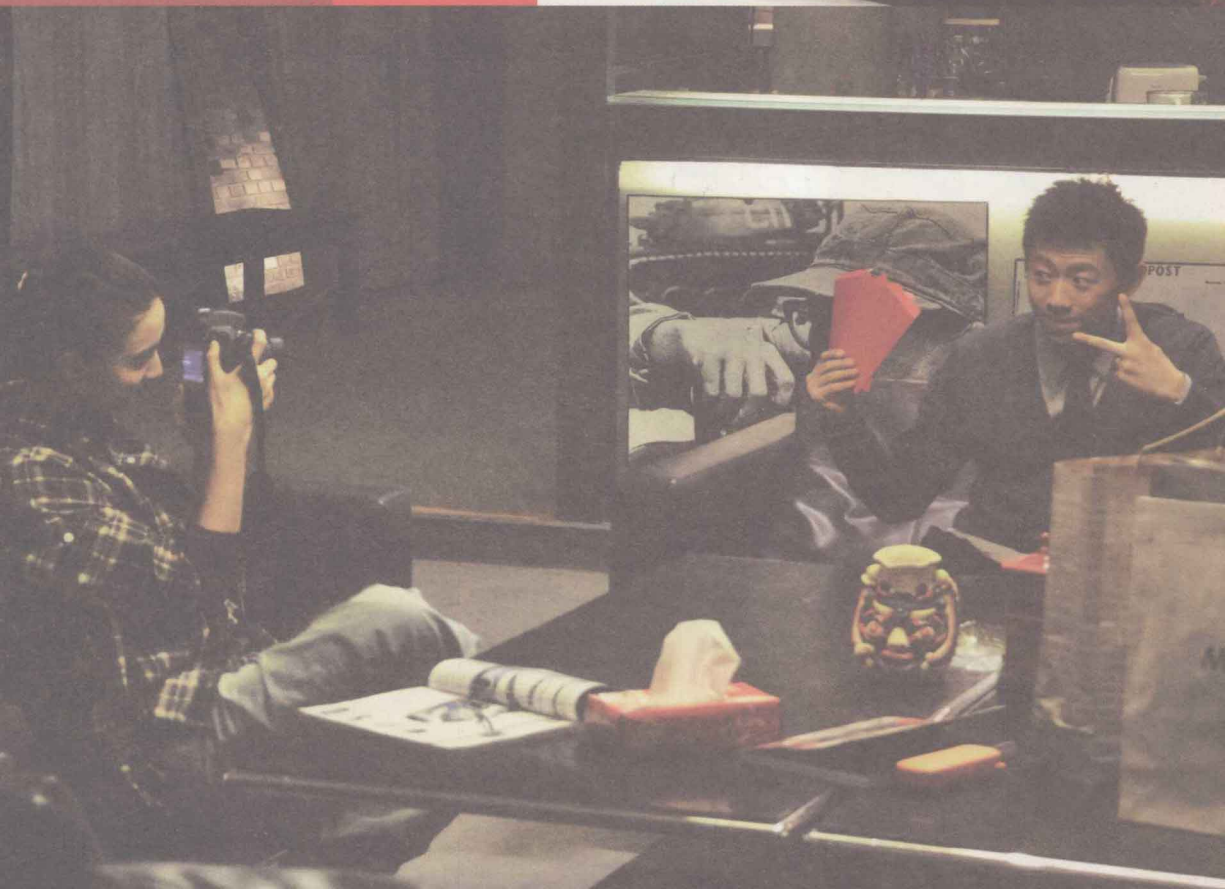
三剑客



雪中送炭

分红包

心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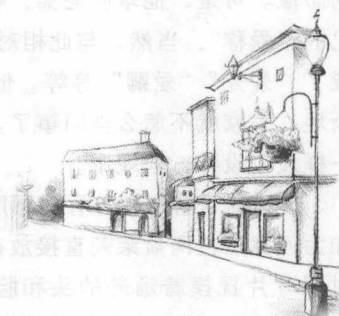


走翻熊!





第一章



和煦的阳光透过高档的欧式窗帘给整个房间铺上了一层淡蓝色的低调奢华。漆黑的电视机屏幕，正显示着3、2、1的倒数计时。电视屏幕上闪出雪花，一段抒情的前奏音乐从两个小巧但质量上乘的高保真立体音响中流淌出来。前奏过后，GREENDAY乐队的音乐和MV开启，同时，桌上、书柜上大大小小五六个形制各异的闹钟接连发出错落有致的铃声，和乐队的RAP配合成了一首活力的“交响曲”。

在床上躺成一个大字形的汤若用力伸了个懒腰，吧唧了两下嘴，闭着眼睛摸索着从枕头下面掏出手机，熟练地拨出一串号码。

和汤若一样，此时的高博正躺在自己凌乱但温暖的小床上做着美梦。只见他歪斜着抱着枕头，一丝口水搭在嘴角。不知哪里传来一阵童声：“爸爸，接电话啦！爸爸，接电话啦！”高博哼了一声，手碰倒了几个空啤酒罐后终于从柜子上抓起了手机。

他闭着眼睛，有气无力地说：“喂？汤若啊……”之所以闭着眼睛就能猜到是汤若，是因为那个特殊定制的手机铃声。不过电话这头的汤若自然不知道高博已经给他改了辈分，他仰躺在床上，仍旧闭着眼睛，口齿不清地说：“起床了。”

高博软绵绵地答应了一声又打起了呼噜。汤若也被感染一样，又慢慢睡着了。就在他的手指即将因为睡魔扔下手机时，电视里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大的吉他声。汤若一下子坐了起来，迷糊的双眼看到挂历上30那个画了红圈的数字时，陡然睁大，大叫一声：“起床！”

高博被汤若一声大喊，吓得直接从床上摔了下来，床下的空啤酒罐乒乒乓乓响成一片，不过即使如此，还是牢牢抓着手机，他扭动着稍有些肥胖的身体爬起来，边打哈欠揉眼睛边踩着拖鞋走出卧室，“哎呀，起了起了，寡人马上更衣。”

高博是个典型金牛座男生，性格憨厚，再加上有些微胖，总给人老实孩子



的印象。可是，他本质老实，嘴却总爱占便宜，比如这个“寡人”就是他给自己的“爱称”，当然，与此相对的还有“朕”“孤”等等，而身边的人也被他叫成了“爱妃”“爱卿”等等。他的这个习惯，一开始让大家很是讨厌，可是渐渐地，大家就不怎么当回事了。高博也很自得其乐，他和一般金牛座的小胖子一样没心没肺，乐观派。

这边的汤若正在芳香的厕所里刷牙。汤若那个勤快又爱好大自然的老妈不知为何竟然把两盆茉莉直接放在了盥洗台上，此时，这两朵雪白娇艳的花正不时用叶片抚摸着汤若的头和脸，他满嘴泡沫还含混不清地忙着跟高博贫嘴，“我跟你讲，咱们公司现在可是秋后的蚂蚱了，能不能来个‘厄尔尼诺’现象给回回暖，可就看这次了。”

高博此时也来到了厕所，可是他出租屋里的厕所可就狭小阴暗许多了，没有花草自不必说，就连墙皮也都渗水开裂。不过高博有自我解嘲的方法，拿他的理论来说，如果不开灯又从远处看的话，这面墙还是很有些抽象、立体加写意画派的意思。只见高博坐在马桶上，一边解决“军国大事”，一边拿电动剃须刀刮着胡子，从不怎么明亮的镜子里打量着自己的“美好”形象，还不忘和汤若打趣，“你就放心吧！今天就把‘太平洋暖流’提前带给你跟前儿，保证热得你接下来几个月都不想穿衣服出门！屋里没有两匹半的大空调给你制冷，你就得如坐针毡！”

高博正得意，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尖叫声。高博的同屋兼被追求者郭灿灿正要进卫生间。她看见高博，一脸狰狞地站在了原地。高博讪笑两声，换来的却是郭灿灿的一个大白眼，她重重地摔上了厕所门，把高博和臭气一起关在了洗手间。高博继续刮着胡子，满不在乎地说：“没事，是郭灿灿，你等会儿啊。”

高博把头贴在厕所门上，幸灾乐祸地抬高音调，“郭爱妃，朕什么都能依你，就这‘军国大事’，朕依不了你，要不，你去厨房将就将就？”

今天对郭灿灿来说是个大日子，因为她要去世界五百强企业INB面试。南方北漂的郭灿灿最大的梦想就是进入外企，在这个城市站住脚，给一直反对她留京的母亲一个交代。其实，她留京除了要追求自己的事业梦想，还因为一个人，可是这个人却总是在郭灿灿即将接受他的时候，做出一些让她讨厌的事情，比如说……现在。郭灿灿着急地看看墙上的廉价卡通钟，敲敲门，耐着性子说：“高博，我警告你，你这个月已经惹我发了两次火了，还差一次你就该面壁思过了，看来你是想铤而走险了对不对？”

厕所里的高博毫无反应，郭灿灿气得直跳脚，“人家时间来不及了啦……”话还没讲完，高博就在里面用一个声音沉闷的屁回应了她。郭灿灿直咬牙，瞪着两只明亮的大眼睛，狠狠地说：“我这次真生气了……你……你你你你……考察期增加三个月！”说完郭灿灿转身就走，将关上房门的时候，才想起没有

带钥匙，又开门从门后随手取了一把，“高博，要是手榴弹一块钱六个，我肯定先扔你一百块钱的！”

高博从厕所里探出脑袋，龇牙咧嘴地冲着郭灿灿笑着。郭灿灿又白了他一眼，“懒驴上磨！”

两个人的对话，一字一句都透过电话传到了汤若这边。正下楼的汤若忍不住哈哈大笑。已经打扮妥当的他，西服加领带，头发则是时下年轻人流行的刺猬头，俨然一副成功青年企业家的样子。

汤若的父亲汤八营正在客厅里吃早饭，他保持着三十年来的习惯，戴着老花镜腰杆笔直地一边看早间新闻，一边吸溜着棒楂粥，听见儿子的脚步，他悄悄从碗后面观察着儿子。看到儿子竟然也不和自己打招呼，径直去拿玄关边的钥匙，作为父亲脆弱的自尊心立马又受损了。汤八营忍不住哼了一声，却不料被热粥一呛，咳嗽起来，他连忙掩饰着自己的狼狈，可是咳嗽却怎么都止不住。汤八营连忙用餐巾捂住口鼻，避免更难堪的事情被儿子看到。

听到父亲一哼，汤若就连忙紧张地放下手机，可是看到父亲满脸通红地忍着咳嗽，汤若又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您不用非得冒这么大风险来表示您对我的嗤之以鼻吧？”

汤若的老妈刘以萍连忙从厨房出来，摘下围裙帮汤八营拍着后背，有些不满地看着汤若，“你这孩子……”汤八营却赌气地推开妻子，“别拍了，弄得我像生活不能自理似的。”

汤若凑到父亲面前，拿起桌上一杯牛奶，然后指了指汤八营胸前的另外一杯。汤八营心领神会地端起了牛奶杯。

汤若说：“一！二！三！”话音未落，父子俩一同把杯子里的牛奶往喉咙里倒。汤若先喝完，随即把杯子倒扣在桌子上，而汤八营一着急，把牛奶洒在了黑色衬衣上。汤若镇定地看了看手上的电子表，严肃地说：“六秒七，您又输了！”

汤八营不耐烦地拿起餐巾擦着身上的牛奶，用几十年未改的浓重东北口音说：“你……你别净给我整这些扯犊子的事，有能耐跟我比点难度系数大的！”

汤若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哟！您不说我还忘了呢，今天可是那笔风投一锤定音的日子，咱俩的约定您没忘吧！”

汤八营不屑地瞥了儿子一眼，假装毫不在意地说：“你少将我军啊，我忘啥啊？我这脑子比那什么‘因特耐特奔腾六’都好使！”汤若还是一副笑嘻嘻的模样，“呵，您总算是不拿自己的脑子跟‘五八六’比了！这可是长足的进步啊！”

汤八营火气一下上来了，“啪”地拍了下桌子，指着汤若，“你就不谦虚吧



你，我看你还能蹦跶几天……”汤若突然严肃了起来，俯下身子，“父亲，您要是每天必须得说我一遍‘不谦虚’的话，您看这样行吗，咱们找个彼此都空闲的时间，我给您沏好茶、点上烟，您集中说上我三百六十五遍！我先预支一年的，也省得您每天念叨了……”

汤八营气得前言不搭后语，“你……你就年少轻狂吧你！不听老前辈的指点，你早晚一败涂地！”汤若一脸悲哀，“父亲，咱们扪心自问，您那是指点吗？您那是指——指——点——点！”

汤八营说：“就算我指指点点那也是理所应当的！我是你老子！”汤若无奈地摇摇头，“问题就出在这儿了，正因为您是我老子，我是您儿子，所以咱们俩之间才会有代沟！您总隔着代沟指点我，难免偏差会比较大……”

汤八营拍案而起，绕过桌子，前前后后地打量了汤若一圈，“你给我说清楚，啥偏差啊？我公司里全是你这么大的员工，我跟他们沟通都挺好，怎么跟你一交流就代上沟了？我倒想听你说说你所谓的代沟是啥？”

汤若一字一顿地解释，“代沟就是——我问你：‘你觉得《菊花台》怎么样？’你跟我说，‘没喝过，多少度的？’”

汤八营一脸疑虑地站在原地。汤若无奈地摊摊手，“如果您还要问我咱爷俩代沟的深度的话，我可以这样回答你，咱俩的代沟已经到了连什么是代沟这事都聊不清楚的地步了！”说完他转身出了门。

汤八营愣了半晌，回过头一脸疑惑地看着老伴，问：“‘菊花台’是啥？”刘以萍也是一副不知所以，“看样子不是酒！——我去给你拿件干净衬衣去！”汤八营缓缓地坐到椅子上，眉头紧锁，一脸茫然。

与父亲例战告捷的汤若神清气爽地边拨手机边走到自己的帕萨特车前。他背后一幢幢的小别墅干净整洁，不远处的自家游泳池中，传来孩子们的欢闹声。是的，他是一个“富二代”，作为一个二十四岁，而且还外形俊朗潇洒、受过高等教育的“富二代”，他会有什么烦恼吗？难道这又是一个“陪你看流星雨”那样的幻想故事？

此时车边的汤若拨通的还是高博的手机，“刚才跟我们家老爷子‘例行辩论’，你好了没有？”“马上好。”高博正努力翻找着包，喃喃自语，“咦，钥匙呢？”汤若脸色一变，略带恐惧，“喂，你不会把公司钥匙弄丢了吧？”

高博一拍脑袋，从门后挂钩上取了钥匙，“郭灿灿昨天给咱收拾到门后面了。行了，齐活儿，朕要出宫了！”说着就往走廊走。汤若看着手表，“别忘了锁门。”高博连忙跑回去锁。汤若打了个哈欠，继续习以为常地说：“别忘了咱的‘秘密武器’。”高博非常紧张地翻包，然后匆忙地打开门，几秒钟后拿着一个移动硬盘出来。高博说：“这……次真没问题了！”